



歌 剧

张 家 姐 妹

傅 星 川 学 编 剧
星 川 学 作 曲



山东人民出版社

時間：現代。

地點：農村。

人物：

老 丁——某公路工程隊汽車司機，三十歲。

陳 嫂——農婦，三十多歲。

馬大力——農村青年，二十二歲。

張金芳——農村姑娘，二十二歲。

張玉芳——她的妹妹，二十歲。

王大山——農業社某生產隊隊長，二十三歲。

小 周——某公路工程隊材料調配員，二十五歲。

李主任——農業社主任，五十歲。

張大嬸——金芳的母親，五十多歲。

社員甲、乙、丙……（除甲以外，都不出場）

第 一 場

一個夏天的晌午。

在田野里。

藍天、遠山、成行的柳樹、碧綠的莊稼、隱約可見的新公路
……

〔雀子和知了在綠蔭里練嗓子：啾啾啾、咕咕咕、吱吱吱……〕

〔一陣汽車喇叭響。〕

〔老丁手提兩個紙包兒上。〕

老 丁：（唱一曲）修建公路忙又忙，

关天坐在卡车上；
今日路过王家庄，
停车来找王队长。

〔羊叫。〕

〔吆喝羊的声音。〕

（唱一曲）是谁在把羊儿唤？

李老汉挥鞭下南山；
千只绵羊一片白，
白漾漾的云一片。

〔山歌声。〕

（四顾、赞美地）嘿！劲头儿真高、真足哪！

（唱一曲）挥起锄头银闪闪，

山歌飞上白云端；
声声歌唱毛主席，
合作道路乐无边！

（止步。站在柳下，抹汗、眺望。喊）哎，老乡们！王队长、王大山没在这儿？

〔陈嫂上。〕

陈嫂：丁同志！

〔马大力提着锄头急上。〕

老丁：陈嫂！

马大力：（捶了老丁一拳）你这家伙，我当你把我们忘了呢！

老丁：哪里，哪里！实在是忙……

陈嫂：（几乎与老丁同时）马大力！

老丁：哈哈哈哈哈……没关系、没关系！陈嫂，一拳两拳的我还挨得起。怎么样，大马，身体好？

馬大力：（拍胸脯）結實得就象碌碡！你怎麼樣？

老 丁：我……

陈 嫂：（搶）丁同志，你是從這里路過呀，還是想到俺庄里來耍幾天？您那工程隊在這里住得多好，怎麼一下子就唸唸唸地走了呢？

馬大力：看你這個胡塗勁兒！公路局工程隊是修公路的，你看，咱這兒的公路不是修好了？啊？人家還呆在這兒幹麼？

陈 嫂：那麼——那個灰塵不沾的小周怎麼還不走？

老 丁：小周是材料調配員，走得晚一些，大概最近也要走了吧。

馬大力：別囉嗦，老丁，你來有事吧？

老 丁：前天早晨，王大山在公路上喊住了我，叫我給他從城里捎點花布……

陈 嫂：（很有興趣）什麼花布呀？

老 丁：你看！（遞給她一個紙包）

陈 嫂：（解包）哎呀！這布可真鮮亮！

馬大力：哼！

陈 嫂：你哼什麼哼！你仔細看看——

（唱八曲）李花白、桃花艷，

紅呀白呀花一團，

作個褂兒這麼一穿呀，

半老婆子變青年。

馬大力：（白她一眼）

（唱八曲）花里狐哨亂糟糟，

砍頭也難說它好！

老 丁：（接）樹葉兒有窄也有寬，

人的眼光不一般。

陈 嫂：这话对哪！哦，丁同志，那个包里是什么？也是给王大山捐的？

老 丁：不，这是小周的。

陈 嫂：小周的？也是布吧？

〔老丁又将另一个纸包递给了她。〕

〔陈嫂又解开了纸包。〕

马大力：这算什么布？孬，更孬！

陈 嫂：哎呀，这是绸子！

老 丁：麻纺。

陈 嫂：麻纺？啧啧！

（唱八曲）花儿素净颜色淡，

姑娘媳妇都可穿，

又软又滑光闪闪，

飘飘摇摇不怕热天！

丁同志，这麻纺多少钱一尺呀？

老 丁：七角九，差一分不到八角。

陈 嫂：哎哟，好价钱！真是货好价不赖。

马大力：（突然地）老丁，小周一个月挣多少工资？

老 丁：六十来块。

马大力：怪不得买这么贵的布，工资多嘛。

老 丁：工资是不少，就是那同志——（顿住）

陈 嫂：（追问）怎么了？

老 丁：嗨！就是一个月挣一万元也不够花哪！

〔汽车喇叭又响了。〕

老 丁：听。傢伙计等急了昵。哎，大马，王大山在哪儿干活？

马大力：（走上高坡、遥指）看！你看那——

（唱一曲）藍幽幽的小湖边，

〔老丁随着他的手指极目远眺。

老 丁：（接）紅旗一面迎风展。

馬大力：（接）只要你向紅旗走，

一定找到王大山！

老 丁：（不解）王大山是王大山，紅旗是紅旗呀！

陈 嫂：（唱一曲）青楊高来白楊尖，

好小伙要数王大山。

老 丁：这个我知道哪！

馬大力：（接）他领导大伙生产好，

优胜紅旗插田間。

老 丁：（恍然）唔——不用問，你也是位模范了。

馬大力：咱——（摇头）还差着一点儿。

陈 嫂：若論推車扶犁，他可不比誰孬；就是毛手毛脚，毛得叫人不敢說好了。

馬大力：算了，算了，別說起来又沒个完。

陈 嫂：你不用瞪眼，我沒屈說了你。前些日子治棉蚜虫的时候，是誰把个挺好的噴霧器摆弄坏了？

老 丁：大馬，（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得加小心哪！（提起布包）陈嫂，再見吧，我找大山去。

馬大力：哦，你走？

陈 嫂：丁同志，有空儿就来玩呀！

老 丁：錯不了，一定！（下）

陈 嫂：（望天）再鋤一会儿就好吃晌飯了。

馬大力：（扶着鋤头）……

陈 嫂：哎！咱还不去鋤地？

馬大力：……

陈 嫂：（推他）哎！鋤地了！

馬大力：哦！（自語地）鋤、鋤、鋤！

（唱四曲）黃牛生个駝駒駒，

这事真叫人糊涂！

（夾白）陈嫂！

大山家里沒女人，

为啥要去捐花布？

陈 嫂：（笑）大山不能穿花布，就不捐花布了？送人不成？

馬大力：（突然想起）唔——嘿！（搖頭）

〔張金芳提着小竹籃，从远处走了过来。籃子里放着水淋淋的衣裳。〕

張金芳：（唱二曲）（1）万里无云天晶藍，

金芳下河洗衣衫，

手提竹籃回家轉，

急急穿过苹果園。

赶着路儿抬头看，

（夾白）咦！那是誰呀？

站在垂楊柳下边。

馬大力：（自語）大山，大山，你是因个什么？

張金芳：陈嫂！

陈 嫂：（一惊）哎哟！（悄悄对馬大力使个眼色）大妹妹，你是忙什么呀？快来凉快凉快吧。

張金芳：什么也沒忙，（指籃子）下河去洗了洗衣裳。

馬大力：哼！

（唱二曲）（2）就是你的衣裳多，

不怕路远来下河？

張金芳：（唱）河里淌的是長流水，

洗的衣裳格外白！

陈 嫂：（看了看她籃子里的衣裳）哎呀，你洗得可真不少。

張金芳：（唱二曲）（2）淺藍褲儿花布衫，

一共不过十来件！

馬大力：（唱）衫儿褲儿洗不完，

哪天下坡把活干？

金芳！你三日打魚，二日晒网，这倆月你干了几天活儿？

張金芳：干活儿？

（唱二曲）（2）居家过日子营生多，

抽不出身儿来下坡！

（朝馬大力斜了一眼）哼！

猫捉老鼠狗看門，

哪个叫你操閑心？

陈 嫂：看看，您这是干什么？

（唱二曲）（2）一見面儿張嘴吵，

这样的礼节世間少！

張金芳：你說这事能怨我？他凭什么管我的閑事？（唱）

大天白日刮怪风，

他是誰的老祖宗？

陈 嫂：好妹妹，別理他。

〔她挽着張金芳，走到一旁嚶嚶咕咕地談話去了。〕

馬大力：（目送着她們）什么玩意！（躁脚）王大山，王大山！你真是瞎了眼！

〔稍停。鳥叫。蟬鳴。〕

陈 嫂：（替金芳提起竹籃）大山就在东南角，那个小湖边……

張金芳：（接过竹籃）……

陈 嫂：嫂子不騙你。工程队上那个小周也捐的，可不是花布，是麻紡！

張金芳：（眼睛一亮）真？

陈 嫂：好姊妹，真不真你去問大山吧。

（張金芳急下。）

馬大力：看，一听说捐来了花布，脚上就象抹了油！

陈 嫂：人哪，可真是难說！前二年，誰不夸金芳能干呵！

馬大力：（打断地）鷄年是鷄年，兔年是兔年！前二年她沒进过城，沒去給什么經理太太当保姆！（望天）走，去把那块尾巴鋤了。

陈 嫂：走！

女 声：（在天幕后）大山！大山！王大山！

馬大力：这又是誰？（眺望）

女 声：大山！大山！

陈 嫂：什么急事？（眺望）

（張玉芳背着保健箱、提着鋤头，急急慌慌地上。）

張玉芳：（唱三曲）三步跑下小河阡，

 四步越过蓮花灣；（止步、四顧）

 手遮太阳四处看，

 不知大山在那边？

（看見他們了）哎！大馬，陈嫂，你們沒見王大山？

陈 嫂：沒。

馬大力：（緊接）玉芳！你找大山干什么？想分点花布？

張玉芳：（奇怪地）什么花布？俺姐……

陈 嫂：（打岔）玉芳妹，你慌慌張張地找大山干什么呀？

張玉芳：咳！

(唱三曲) 上坡不等鷄打鳴，

揮起鋤頭一溜風，

鋤罢一畝再一畝，

不覺鋤到小橋东。

馬大力：(插嘴) 桥东是棉花地嘅！

張玉芳：是呵！

(唱三曲) 棉花一片青葱葱，

花朵儿开放滿枝紅，

蹲下身儿仔細看，

馬大力：(齐声) 怎么了？

陈嫂：(接) 棉花招了……

張玉芳：(接) 棉花招了……

陈嫂：(与嫂同时) 招了什么？

馬大力：(接) 盲螺虫！(破头瘋)

張玉芳：(接) 盲螺虫！(破头瘋)

陈嫂：(一震) 啊呀！

馬大力：(跺脚) 糟糕！陈嫂，看着鋤頭，我找大山去！

(急奔下)

〔張玉芳隨他跑下。〕

——幕 落——

第 二 場

当日晚上。

棉田旁边。

明月、繁星、棉田，沉睡的村庄……

〔蛙鳴。〕

〔王大山和隊員們連夜在檢查棉田。〕

王大山：（唱四曲）銀色的月亮爬上天，

大山心里煩又亂，

一塊塊棉花遭蟲咬，

社員們：（接）隊長呵你說怎麼辦？

王大山：（非常堅決地）

（唱四曲）八股繩兒扯不斷，

合作社員不怕天！

今夜晚把地查個遍，

明日將蟲兒消滅完！

社員們：（信心十足地）

（唱四曲）消滅完！不怕天！

明日咱就動手干！

王大山：（接）兄弟姐妹齊動手，

社員們：（接）幾條蟲兒造不了反！

〔社員們四處分散，檢查棉田。〕

〔稍停，張金芳和小周并肩同上。〕

張金芳：（齊唱五曲）肩并肩兒出村莊，

小周：柳梢梢挑起好月亮，

走過草疃過小河，

一步一步踏月光。

小周：金芳。

張金芳：小周！

小周：你怎么——怎么不痛快？

張金芳：咳！（在田壠上坐下）明天你一定要走嗎？

小周：你還不明白？這是上級的命令呀！沒有法子呀！

張金芳：（嘆氣）……

小周：怎么，你不放心是不是？咳，你真是！

(唱五曲) 水晶肝腸聰明人，
還沒看透我的心？
心里只有金芳你，
除了妹妹沒旁人！

張金芳：（嬌嗔地）看你，誰叫你說這個？雖然咱認識的日子不多，可是——

小 周：（接住）早就把我認准了，是不？

張金芳：小周呵！

(唱五曲) 人老眼花見識短，
俺娘喜欢王大山，
逼我赶快嫁給他，
終朝每日把我纏。

小 周：哦！

張金芳：（唱五曲）一根麻繩細又長，
牢牢拴在俺心上，
整日提心又吊胆，
白天黑夜心發慌！

小 周：金芳，金芳！你別往牛角尖里鑽成不成？明天我走，隔兩天就是星期，星期天就來接你。你早晨到了工程隊，下午咱們就結婚！（手舞足蹈）

(唱五曲) 胖胖的母鷄買五只，
買上半打葡萄酒，
白天咱們喝個醉，
晚上你我頭并頭！
哎，哎，你說怎麼樣？

張金芳：（心事重重）他們若是……若是攔擋呢？

小 周：攔擋？嘿！你真是姑娘見識！咱們是自由戀愛、自

由結婚呀！有婚姻法給咱們撐腰，咱怕誰？他們若是攔攔你，你就告訴他們：干涉自由戀愛、破壞婚姻自由——犯法！犯法！

張金芳：就怕王大山……

小 周：（毒惡地）就怕你舍不了他！

張金芳：（生氣了）別跟我亂嚼蛆！我可不爱听！

小 周：好，好，好！不爱听就不說；听你的。

張金芳：……

小 周：你說話呀！

張金芳：我說……我說頂好是你來……

小 周：（打斷）對！我來辦交涉！幾十噸的壓路機都得听我擺布，別說幾個拉三鋤的！

〔沉默。〕

〔蛙鳴。〕

張金芳：那麼——就這個樣兒結婚？衣裳有了，你看這鞋——

小 周：买买买！長扣翻沿的紅牛皮女鞋成不成？

張金芳：（很高興）你看着辦吧！

小 周：哈哈……（突然地、刁猾地）哎，你看，北邊又出了一個月亮！

張金芳：北邊？哪兒？

小 周：（摟住金芳、吻她）在這、這兒……

張金芳：（四顧）……

〔馬大力上。〕

馬大力：（自語）噫！大山是到哪儿檢查去了？（發現小周們）誰？

張金芳：（一震）哎喲！

小 周：（一躍而起）你是誰？

〔張金芳掩臉跑下。

馬大力：好哇，小周！你們——

小周：（鎮靜地、打斷他）鐵路巡警——你按段兒管吧！

（猛轉身）金芳！金芳！（下）

馬大力：（怒氣沖天）哼！好，好哇！怪不得那個金芳——

（唱二曲）（2）頭髮梳得明光光，

穿着沒領的洋衣裳，

庄里來了工程隊，

一天到黑亂逛蕩！

（躁腳）氣死人哪！

（唱二曲）（2）眼睛噴火嘴冒煙，

追上搗她個油泥爛！

（追，旋又停住，拍了拍頭）哎呀，先慢着點！

（接）沒問青紅且慢打，

先去告訴王大山！

〔急下。

〔稍停，王大山和社員甲上。

社員甲：兄弟，（望天）月兒歪了。

王大山：唔。

〔他漫步走進了棉田。

社員甲：我看明天再檢查吧，晚上……嘿，你那手燈又不亮。

王大山：大哥，你若是覺累了，就回家吧，我可得摸個底兒。

要不，我就睡不着。

〔他一邊說話，一邊蹲下身兒，認真地檢查着棉花。

社員甲：嗨！大山，你呀，真叫人沒法說！你就是要摸個底，也該先吃了下晌飯呵！

王大山：哎，你來看——這塊地也叫蟲兒作踐的不輕呢！

〔社員甲走了過去。〕

〔馬大力急上。〕

馬大力：大山！大山！你辦得好事哪！誰叫你拿着花布往河
里扔？

王大山：（驚疑）啊？

社員甲：（譴責地）死馬，你干什么？別亂彈琴！

馬大力：我彈得一點也不亂！他，拿着花布往河里扔呢。

王大山：這……（沉思地、自語地）這是陣什麼風？花布給
了張金芳，他怎麼……（看了看馬大力）你看他——

（唱四曲）牙齒咬得格格响，

眉毛飞到頭頂上；

莫非和金芳吵了嘴？

還是和金芳干了仗？

馬大力：（大聲地）大山！你說話吧，咱們是不是同志？

王大山：（毫不遲疑）是！

馬大力：是好弟兄嗎？

王大山：（沖口而出）簡直就是親兄弟！

馬大力：好！那就得信我的話，跟金芳一刀兩斷！

社員甲：（驚）什麼？

王大山：這……

馬大力：（狠狠地）你不？哼！小心當這個！（作手勢）

王大山：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馬大力：（不答）咱庄里多少好姑娘哇，為什麼單單看上
她？

王大山：（截斷）好兄弟，你問這個呀——

（唱六曲）苦瓜藤 黃連樹，

俺兩家老輩里是佃戶，

苦藤結瓜瓜不甜，
黃連結子子兒苦！
我和金芳呵，
同年同歲同受苦，
拾草揀柴走一路！

社員甲：真。

馬大力：（冷然）哼！

王大山：（唱六曲）樹苗苗 變樹林，

小孩兒轉眼成大人，
人長大來心也大，
兩顆心成了一顆心，
就象鳥兒并翅飛，
就象楊樹根連根！

馬大力：（自語）燒火棍一頭熱！大山！金芳壞到了骨頭，
你就沒睜睜眼？

王大山：哦！好兄弟，你這話對！金芳自從進城當了幾天保
姆，回來就……（真摯地、疼心地）變了，變壞了！

（唱六曲）牡丹開了蔕蓼花，
梨樹結了澀口的果。

（夾白）她呵！

光愛耍來不干活，
呆在家裡不下坡，
穿衣穿鞋攆新樣，
擦粉再將胭脂擦！

（輕輕地）大馬，得病容易，治病呢——急不得，也使
不得急哪！

（唱六曲）秋天大雁往南飛，

春风一吹呀又飞回。

(夹白)你等着看吧，我呵——

豁上磨破这张嘴，

定要金芳她明白：

劳动光荣劳动好，

拿起镰刀不皱眉。

社员甲：是呵，心急可喝不得热粥！

马大力：不急？那就等着当——

[一阵格格的笑声，随着微风飘了过来。

王大山：(仍然不摸头脑)就是出了天大的乱子，你也该——

马大力：(打断)别说话！(侧耳倾听)……

社员甲：大马！这叫干什么？你开言吐语地说话呀！

马大力：(突然)听！

张金芳：(声音)

(唱五曲)成双的雀子飞得远，

成对的梨儿格外甜，

小周：(声音)

(接)金芳金芳休着急，

成双成对星期天！

张金芳
小周：(齐唱五曲)星期天，星期天，

星期天就把喜事办，

月儿圆来花儿好，

相亲相爱过几年！

社员甲：(大惊)啊！这是……

马大力：(盯着大山)还用我再说？

王大山：(激动地)说，说，说什么？

马大力：大山，你说怎么办？小周是什么玩意？咱哥们还能